

茶香室叢鈔

清俞曲園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茶香室續鈔卷四

清 德清俞樾著

韓魏公幕客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大名集四十卷。簽書樞密魏郡王巖叟彥霖撰。韓魏公客也。又云。強祠部集四十卷。三司戶部判官餘杭強至幾聖撰。亦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

四庫全書提要云。杭州志稱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稿。琦乞弗散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而至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

祠部集有曾子固序云。魏公數薦之。朝廷以為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

趙清獻公喜熏衣

宋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

按人知荀令君所至香氣三日不滅不知趙清獻亦爾也。

儂智高亦科舉之士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黃巢張元之事人皆知之貴耳集云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作亂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

蔡京心胸卅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卅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

按此與唐李林甫有仙骨事正相類。

蔡卞為木义後身

宋張師正閑窗括異志云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為木义後身云。

秦檜自詭為諾詎羅轉世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靈峰洞題記殘字下引雁蕩詩話云東甌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羣僧環坐後經雁山羅漢洞詭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羣僧環坐曰尚憶此

否。吾瞿然悟。身為諾巨羅僧。為吾世緣未了。姑去。今覩此始知所夢。因築了堂。為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此刻所記曰。恍符宿夢。曰訂出家緣。與檜語吻合。疑為老秦手筆。年月後尚有一行。文已磨滅。或即檜姓名。為後人所深惡而鑿去之邪。按秦長腳此事。知者殊少。諾詎羅亦作諾詎那。雁蕩開山之祖。雁蕩志引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即其人也。不謂千載之下。乃為秦檜所依託。辱矣。

韓王騎驢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驢。周游湖山之間。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

按世傳韓蘄王騎驢事。余據齊東野語。辨其是驢非驢。已載於叢鈔卷三矣。讀夷堅志。又得此一證。

張循王老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循王游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諾。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

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嘉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容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歎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於園中。按此卒甚奇。海外諸國。以貿易為事。自古然矣。此卒稱大宋回易使而往。正合其所尚。宜其大有得也。若再往。仍可得利。但其意已倦。故不欲耳。明三保太監下西洋一事。明代豔稱之。然彼猶真奉朝命往也。若此卒者。不更奇乎。惜其姓名無考也。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萬厯中。得一碑。光澤可照。望之有人。

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再轉世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徐鵬舉者。中山武甯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今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以正德十二年嗣爵。享國五十七年。然溺愛嬖妾鄭氏。棄長子邦瑞。弗立。言官聚劾。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為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為亂。率呼為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概。豈輪迴已久。失其故吾邪。又聞金陵人云。鵬舉治園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為平地。左右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宋相秦忠獻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于江甯鎮。已有人記之矣。客再詢之。

知浹

國朝李衛西湖志引氏族大全云。有知浹者。好直言。岳飛待以賓禮。飛死。上書訟冤。

秦檜怒送獄殺之。

按此人此事。知者甚鮮。宜表出之。

朱晦庵別號

國朝鈕樹玉非石日記云。又觀宋本朱子易學啟蒙序後題云。雲臺真逸。據此則朱子有雲臺真逸之號。亦人所罕知。

朱晦庵晬日

明張萱疑耀云。東坡洗兒詩。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朱晦庵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

按坡詩。人皆知之。朱詩則罕知者。然晦庵竟為大儒。非乃父所及料矣。

兩呂東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中書舍人呂本中居仁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而祖謙之伯祖也。

按今人止知有呂祖謙東萊集四十卷。至呂本中之東萊集。則知者罕矣。祖謙之

弟祖儉等編次其集。乃與伯祖之集同名。何也。本中尚有紫薇襍說一卷。四庫全書著錄。又有師友襍志一卷。未著錄。今並刊入湖州陸氏叢書。

張清割眼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睛。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不理選限。

按此視剗肝割股更奇矣。

文文山弟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聞季方至一首云。去年我別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兄弟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生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按此即所謂南枝向暖北枝寒者也。文山以三仁生死為解。則亦不甚以弟為非矣。

又先母兩國夫人哀辭云。二郎已作門戶遊。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兒骨。孤

死猶應正首邱。觀此則知其弟之降元亦非得已者。文山且以歸骨望其弟矣。

熊飛將軍

國朝黃子高粵詩蒐逸載宋人李春叟有送熊飛將軍赴文丞相麾下詩。

按熊飛將軍惜未知其姓名。文山部曲有此人亦宜表出之也。

張千載

明楊慎升庵集云。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拾骨置囊。并櫬南歸。付其家葬之。

按信國有此死友。世罕知者。宜表出之。

劉榮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云。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

按劉榮為文山從者。世罕知之。又有孫禮。文山命其馳歸。以文告祖禰。以詩別諸友。而孫禮竟不曾往。則其人不足道也。

黃子久本姓陸

國朝黃崇簡冬夜箋記云。黃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黃。遂易姓。

丁鶴年不姓丁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高士傳。為鶴年作。曰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又有從兄。曰吉雅謨丁。

按鶴年不言何姓。而自曾祖以下。其名末一字皆丁字。不知何義。世遂以鶴年為丁姓。非也。

國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有丁鶴年海集一卷。哀思集一卷。方外集一卷。續集一卷。亦誤以鶴年為丁姓也。

趙廣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為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大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

按此與沈石田。僅朱太平。可相伯仲。而趙廣不為賊作畫。其風節尤足多也。

沈含馨王無競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又云。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書。

宋景濂曾為道士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有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云。金華宋景濂先生。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赴。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又云。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

按明史宋濂傳。但云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不言為道士。

郭子興本姓陳

明夏元吉一統肇基錄云。郭子興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郭某。命觀其家人。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

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曰。人以瞽弗與。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遂納為婿。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

按此。郭子興實陳姓。郭乃外家姓也。明史郭子興傳則云。父郭公。少以日者術遊定遠。邑富人。有瞽女。無所歸。郭公乃娶之。生三子。子興其仲也。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夏元吉以明人紀明事。或當有所本乎。

馬三

明王達椒宮舊事云。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郭子興。

按明史外戚傳。馬公失其名。并其行第亦不著。此可補史之闕。

梅梢

明董穀碧里襟存云。梅梢者。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梅姓。故云。時聖祖御舵樓。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急徹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目已失明。候郊天。駕回。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上大驚。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按明史太祖十六女甯國公主下嫁梅殷成字伯殷汝南侯思祖從子也又考梅思祖傳思祖夏邑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尋棄福通歸張士誠徐達兵至迎降然則梅梢之說殆不足信。

劉青田異事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卧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無可復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開窗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

按此事甚怪前一事猶不失為張子房後一事則青田為靈鬼所憑幾成為金聖歎矣。

明楊慎升庵集云元至正間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

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祕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按此又一異說也。

沈萬山

明孔邇雲蕉館紀談云。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因撿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累累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月仰卧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欄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為我守之。言訖不見。啟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為之。垣外以竹為屏障。垣內起

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襍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累石為山。內為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為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為秉燭軒。取何不秉燭游之義。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朵雲帳。後置百諧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雨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為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為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為褥。蜀錦為衾。毳綃為帳。極一時之奢侈。按自秉燭軒以下。皆說牀之制度。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萬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遂收為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鬪。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致。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翡翠衫。加于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麗娘亡。後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翡翠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

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思鎖臺于冢止。置離思碑于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欲為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萬山願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不悅也。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為心。上謂其有謀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牀施周普寺。為觀音牀。又金留殿十三隻牀。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

按沈萬山。至今婦豎知名。而罕有能詳言其事者。此書所述。獨詳。儻有好事者。竟可敷衍成一傳奇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南都沈萬山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太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乃點化之術也。詳近峰聞畧。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簠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山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山家沒入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女學士沈瓊蓮。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弟溥。官通判。是沈萬山之後。亦頗有達人。

明劉昌懸竒瑣談云。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按萬四。未知何人。殆萬三之弟邪。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云。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

按此則沈萬三之弟。所見殊高。所謂萬四者。未知即此人否。

又高氏此條有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

按沈萬三之名。熟於人口。至萬三秀之名。則世罕聞也。

國朝褚人獲堅瓠集。引客坐新聞云。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